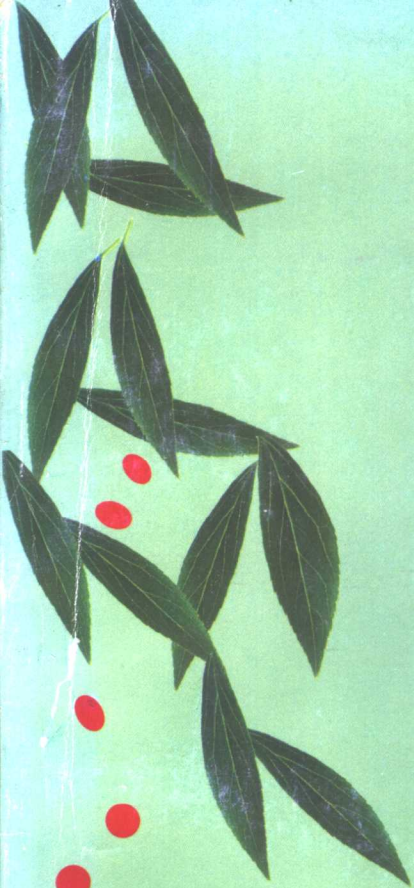


迟赠的红豆

王鹤云 著



迟赠的红豆

王鹤云 著

2002 年元月

迟赠的红豆

著者：王鹤云

出版发行：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

电话：(852)26706633

传真：(852)26701382

印刷者：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定 价：港 币：25 元

人民币：25 元

2002 年元月初版 香港

ISBN962—450—368—0/D · 43337



海南岛鹿园



在边防部队讲学



庐山云海



四川雪山



西湖岸边
(远处是保俶塔)



北戴河海边



云南阿诗玛故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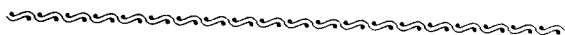
73岁独唱后谢幕
接受献花



目 录

难忘的岁月	1
大院	2
迟赠的红豆	64
失落的明珠	124
小星星	142
勇追穷寇	157
公路飞行队	158
攻打桂山岩	179
瑶山红妹	192
新诗	206
我的“文物”	227
黎明何时	228
槐树虫	244
人像画	247

难忘的岁月



大院

迟赠的红豆

失落的明珠

小星星

大 院

听说到这大院来的都不是好人。不是好人，那就是坏人。坏人，那就是土匪、特务、流氓、强盗者流。陆洁是北大学生出身，南下干部，当过演员，当过编辑。自信自己还是好人。哼！好人也弄到这里来，岂有此理！唉！既然来了，那就保持自己的清白吧：身居大院一尘不染！所以，从一进大门，陆洁就绷起面孔，不用正眼看那些人。那些人正在雾气濛濛的菜地里低头忙碌着，人人穿着破旧的衣服，人人头戴一顶遮颜的破草帽。听说那些人已经来大院两年了呢。

站队、点名、搬行李，那个横眉立目的瘦高条（专案干部）总是用呵斥的口吻下着命令，似乎不如此，就不能显示他那“专政者”的权威似的。

行李搬进房，房里已有三个女人了。对不起，称她们为女人似乎欠恭，但如今惯用的“同志”称呼，已被奉为至高无上，对这些坏人，随便使用它，岂不有玷污之嫌。而在那称谓又极其贫乏的时代，除了同志就是敌人，若称“小姐”，“女士”“太太”的话，那就是反历史潮流而动之。因此，只好以生理区别称“女人”了。既然都不是好人，就要遵惯例，泾渭分明。所以，尽管她们如何热情帮助陆洁接行李、抬纸箱（皮箱早被抄走了）；陆洁也只是礼貌地致谢，那面孔可还是要绷着的。

铺好床，陆洁才意识到，来到这没有好人的大院，那自己必然也不是好人了。多么伤心，多么委屈！苏三此去好有一比：鱼儿落网有去无还。自己比苏三还要可怜，便一头埋在枕头上就哭起来。完了，完了，一切全完了！来此之前，在单位

被“专政”那两年，总还能偶然见到家人，给自己凄凉干涸的心境，滋润些希望与温暖的甘泉。而现在，跌进这空间有限而时间无限的鬼窟，呼天不应，呼地不灵，谁知道还要被专政几个两年？人生能有几个两年呢！对那些手持权杖的人来说，时间是一文不值；而对于我们这些“牛鬼”们来说，时间就是青春，时间就是成就，时间就是生命啊！

哭着，哭着，屋子里那三个女人悄声说话了。陆洁不去听，也不屑听，坏人！

“别哭了！啊！冷静些，相信群众相信党嘛，啊！你安排在我们排里，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好了。我是四排的召集人。我们是审查对象，叫召集人。其他的事，有连长、排长安排，他们是专案干部，专管我们的。”

什么连长、排长的！陆洁闹不清楚。不过，这人说的是劝慰的话，并无恶意。但语气毫无抑扬顿挫的和蔼之情，倒像喷出一串串冷冷的冰球。

陆洁擦眼看这女人，五十多岁，相貌堪称奇特：眼睛、鼻子和嘴巴都挤在一起，扁扁地摆在脸上。好像头顶曾被万吨水压机重压过似的。身高不过一米五，体形曲线，跟正常人恰好相反，该凸的部位是凹的，该凹的部位是凸的。因此，胸部凹陷，背部微驼，腹部凸起，臀向内收，十足的豆芽形。陆洁见此丰姿，只是想笑。因而，刚才那悲伤之情也就被赶跑了。

豆芽见陆洁不再哭了，颇为自己的政治工作奏效而满足。拿着笔记本、钢笔，急匆匆地出去了。想是有会开。剩下两个女人，一齐看着陆洁。她们都有五十多岁，对面床那个女人先说话了，操着一口桂林腔，陆洁对桂林话特别喜爱，因而有兴趣来听她说话。

“你是陆洁吧？我认识你。你还帮我改过稿子呢！那时，你

是出版社的编辑，我是作者。”

陆洁心里一喜：嘿，有熟人。看看对方，似曾相识，想起来了，是许珍，工作关系的旧相识。多年未见，却在此地相遇，既尴尬，又温暖。但对此人的情况不明，不敢表示亲近（亲近也是不允许的）。只是客气地应酬式的“啊，啊，是你！”

“这么年轻也到这里来？唉！有三十多岁了吧？以后就叫你小陆吧。”许珍快嘴快舌。

陆洁活了三十九年没当过小字辈。被人叫作小陆，这还是第一次，

“哎，这行吗？这里只许叫名字，不许……”另一个黄脸女人担心地说。

“不管那一套，关了我们两年，连这个自由还没有……”许珍怒火升到脸上，但又用力克制着。

“说话小心啊！”黄脸忙去关了房门。

“哼！反正我也活不长久。给自己一些言论自由吧！”

许珍吃了几粒药片，喝了几口水，斜倚在床上，像似要同陆洁长谈。

“我们大院共有五个连部，我们是四连第四排。排长是个瘦高个子的人，他是专案人员；我们都是审查对象，也分成排，每排有个头头，叫召集人。四排的召集人就是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，她是厅长，高干，按说该叫大姐，但在这里不许那么叫。就叫她老常好了。”

“咔咔咔”有人敲门。黄脸被喊出去开会。

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，空气分子立刻活跃起来。许珍介绍了豆芽叫常克，黄脸叫黄立苹。正说着，忽然有人喊她出去，对她说些什么，她回来后，继续说。不一会儿，又有人喊她出去，像似向她交代什么。陆洁敏感，意识到是有人向许珍交代，不要向

新来的人随便说什么。许珍回来，面有怒色。哼了一声，照说不误。反正嘴巴是我的，你奈我何！

经她这么一介绍，陆洁才知道住在这里的，共有一千几百口子人。五百多人是审查对象(原称牛鬼蛇神)，五百多人是专案人员，一比一。连长、排长由那些有公民权的专案人员担任。他们大都是“革命”的胜利当权者，居住、办公都在楼上。所以头是仰着的。审查对象大都是革命的失败者，头是低着的，全住楼下。所以要区分哪位是“上边”的，哪位是“对象”，你看看头便一目了然。

使陆洁吃惊的是，五百多“对象”均非等闲之辈，大都是带过乌纱帽的“长”字辈的人物。大到副省长、部委办主任、部长、厅局长、处长、科长，小到数量不多的科员、办事员，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交党费，不过组织生活，并且没宣布被除名的共产党员。这些长字辈的一行人物，来到大院之后，顶带花翎全被拿掉，党票似乎也收了回去，人人平等。干部能上能下这一闻名遐迩的政策，在这里得到空前绝后的体现，当官的威风嘛，秀才的斯文嘛，当然也全扫地了。至于人格、尊严，那就连一个幼童也可以对你打之、骂之，更可以唾之，或以石块投之。说平等真够平等，美国留学的高级水利工程师可以同当过婊子的一样平等；党委书记可以同打砸抢的新土匪一样平等；党内党外一样平等。这种平等，算得是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包括国际上。陆洁实在想不通，这么多领导人、老党员，怎么可能都是坏人！？想不通，想不通，不能理解。然而，这个时代不理解的也要理解。五千年古国的人类，进入这史无前例之后，人们的意识确实落后于现实。

“什么坏人？都是好人！哼！老红军、老八路、老地下党，人家抱着脑壳干革命几十年，到头来却关进这鬼地方！哼！小

陆，我跟你讲的这些话是内部机密，你可莫去汇报我啊！”

陆洁撇撇嘴，表示从根本上蔑视那种盯梢、打小报告的特务行为。说真的，还真感激这位快嘴的许珍呢！

“你就这么相信我？”陆洁心里豁然了。

“我们是老熟人。你这么年轻，一定没有历史问题。一定是派性问题吧！出去也一定快。你一定是造反派吧？”

四个“一定”把陆洁说得笑了。陆洁自嘲地说：

“派？哼！我是逍遥派！”

“嗯？”许珍怔愣了一下。“怪不得总没见你来开大会。”解嘲地说：“啊！那不成问题。”

“不，有问题啊。”

“嗯？”许珍又一愣。

“说我是国民党。”陆洁省略了主语。但是，这谁也明白。

“嗯？你……？”许珍摇摇头，一百个不信。可笑！

“真的。”陆洁一点不笑。

“那……啊！不许问，在这里不许问别人的问题！不过……以后会给你弄清楚的。我们应该相信……去它个屁的！”

许珍对那个背诵了一半的“最高指示”斥之以“屁”。陆洁心里暗笑，又为她担心。

“你爱人在哪里？我记得是工程师吧！孩子呢？”许珍对陆洁倒是由衷的关心。

“他下放到北边一个县城当‘五七’战士去了。带着孩子，又当爹，又当妈。”

想到爱人和孩子，陆洁心情凄然。

“比起我来，你算好的啊！我的爱人……”许珍叹了一口气，神色黯然。“他死了！死都不见尸呀！就剩了一堆骨头。唉！”许珍的声音哽咽。一仰头斜身睡下去，闭上眼睛。

陆洁被说得身上发冷。什么？就剩下一堆骨头？这不会是被枪打死的，难道是被野兽吃的？陆洁想问问，又怕触动许珍的伤痛。只是呆呆地想，心坎里留下一个神秘的谜。

“唉！人死了，还不能公开说是怎么死的。说了，就是丑化群众，就是丑化社会主义。这叫什么世道？哼！”

许珍强装出不经意的笑。而眼睛是哭的，皱纹是哭的，嘴角是哭的。陆洁更加困惑了。

有人来喊许珍开会。许珍恼怒地说：“我生病了，不治之症。请病假了！”

“请假也得去，时间不长。”来人很执拗。

许珍嘟嘟囔囔，一边下地穿鞋，一边还没忘了安抚陆洁：

“陆洁，想开点！咱们来这里好多了，不挂大牌子，不游斗，不挨打……”

挂牌子！游斗！挨打！省府所在地N市的市区，南北长十里，每天，陆洁挂着牌子，从市南穿过市中心，到市北去“脱胎换骨”。最初是集体排队去，大肚子走资派领头，浩浩荡荡。破帽遮颜过闹市，豁出去了。彼此，彼此。后来说是“宽大”，让每个人“自觉革命”。这样一来，陆洁一个人孤零零的、挂着牌子招摇过市。每个细胞都胀满了屈辱。四周的嘲讽、讥笑和孩子们的石块，重重地打击着人的人格，人的尊严。士可杀而不可辱！时代不同了，士可杀也可辱！史无前例嘛！可惜的是，类似这种“革命行动”的创始人，没有意识到，这是本民族的倒退，是人类文明的倒退，是个创世界纪录的“巨大发明”！连当年的希特勒也自愧不如（希氏只会对付外人和外民族）。如果能早意识到这一点的话，倒是可以向世界性的专利机构申请专利，或者，申请个什么发明奖呢！遗憾！遗憾！天大的遗憾！

现在，不挂牌子，不游斗，不挨打，就好？这本是不该的事呀！许珍一番不许说而又说了的话，使陆洁有了精神。活下去吧！和五百多名难友一道活下去吧！人家能忍受的我就能忍受。为生存而斗争（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口号，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却用上了！）为走出大院而斗争！

许久许久，三个女人还未回来。陆洁平静的心又翻腾起来。是不是对初来的人要来个下马威，组织个批斗大会呀！他们就是在开会布置战略、战术吧！先揭发，后分析，再批判。而且最好的是揭、批相结合。批深，批透，批倒，批臭，上纲上线……这是谁都熟悉的那一套手法。不行，得去看看。若是批斗我的话，我也要准备一下才行啊！检讨词要写得深刻，更要触及灵魂。比如：一切行动都是有动机而为之；一切言论都是有目的而说之。动机就是推翻共产党，目的就是反对社会主义……世上绝无偶然。

陆洁出了房门，斗胆地顺着筒子楼慢慢走去。忽然，一间房子里有人喊了一声“哎！”——是豆芽。

陆洁站在房门口向里扫了一眼。房里面坐了二十多个同类。出她意外的是，豆芽那一声“哎！”之后，那些同类都转过身来，闪着惊奇的目光。那目光里似乎包含着惊讶、喜悦、欣赏、友好，好像还有欢迎的成分。陆洁不领这个情，脸还是绷着。别看现在各个面带笑容，等批斗起来，可就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。

豆芽指着那位曾经横过眉、立过目的瘦高条介绍说：他是四排的排长。是搞我们专案的，又是我们的领导人。出乎陆洁意外的是，瘦高条这次眉也没横，目也没立，而是笑着，笑得露着牙，招呼陆洁坐下。很象中日恢复建交那样，双方在礼貌气氛中进行。陆洁仍不领这个情。哼！你是无产阶级专政，我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审查对象！冰火的关系！

“我们现在是安排晚饭后的劳动。你刚来，想让你休息休息！”瘦长条说话又露着牙。表现了“充分”地关心和照顾。

哼！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！这个时代的用词是：大打出手的批斗叫“触及灵魂”；背后阴谋整人叫“热心帮助”。因此，词典上的注解都有重新修订的必要。不过，现在看样子不像是搞下马威，那么是暂时放后些喽，让众人对我了解更多些，才能批深、批透、批彻底喽！

晚上劳动。菜地要在日落后淋水。也许这是另一种“脱胎换骨”的方式吧。陆洁表示不休息，不休息当然就是表现好，谁不愿意表现好呢！一下车就表现好嘛！哼！说实在话，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就要胡思乱想，难受。即便是鬼，离开集体的孤魂也是不好过的。有《聊斋》为证，连鬼也懂得群体意识。

第二天上午的正式劳动是翻整菜地。陆洁的到来，似乎扣动了某些人的心弦，将他们心里的一潭死水搅起了波澜。特别那些还不太老的同类，干得很起劲。两天计划一天完成。这里面有女人的威力，也有男子汉对自我价值的再认识。别看这些都是四五十岁，甚至超六十的人了。但在这净心修练两年的和尚庙里，忽然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，所引起的反响是无法估量的。何况是比较漂亮、言谈举止不一般的女人！因此，整个上午的劳动，菜地里一直笑声不断。小陆长小陆短问个不停。好像陆洁刚从天外归来，装了一肚子外星奇观；又像陆洁到了一个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的桃源，面对着一群黄发垂髻，大谈世外新鲜事儿似的。惹得旁边菜地那个连的同类，不时地，惊奇地，而又羡慕地往这边看上几眼，听上几声。或趁借火点烟的机会问上几句。革命不能输出，情感却挡不住。于是，他们那边也说笑起来。人生难得几会笑！已经两年没笑了。面部肌肉也像是失去了韧性，因此，现

在笑比哭好看不了多少。

看！“无产阶级专政”不在场，阶级斗争就出现了新动向。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！

陆洁从同类中发现两个脸熟的人：一个是山东大汉的省报总编“大洋马”；一个是宣传部的文教处长“广西佬”，此人现在荣任另一排队的召集人。前者曾是同行，后者曾是陆洁上级机关的上级领导。收工时，“大洋马”走在陆洁身边悄悄说：

“小陆，你知道吧，你一来，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咱们的心都发颤了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嘿！你美呗！大眼睛，小嘴儿，白脸皮儿，细腰！咱们苦修炼了两年的道行，全让你给冲垮了。动了凡心啊！”

“去你的！讨厌！”

陆洁重新估量了自己的处境，似乎不必那么悲观，人家已经来了两年，自己是初来乍到。磨吧，日子长着呢！我年轻，比他们还多活好几年呐！

然而，晚上在全体“新对象”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纪律，又把陆洁的心推进冰窖里。

1、不许单独出校门。活动范围是围墙之内的大院。若上街买东西，需请假批准。——说两个人同去同回，是为了互相了解。哼！在单位受“专政”时，都没有这一条。划地为牢！

2、不许与外面的革命群众交谈。——说是为了不影响改造。哼！过去没有这条。不带铐的囚徒！

3、互相不许称原职务，不许称同志。有亲属在大院的，不许接触，不许串连，不许递条子。——说是为了……大概为了修炼得早成正果，到达极乐世界！

4、到这里来的人，都是有问题的。没有政治问题，也有思

想问题。分不清两类性质矛盾的，先按敌我矛盾处理。—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。啊！创新！

5、通信自由，往来信件不检查。但信件须由连部邮箱统一收发；往来邮寄包裹不检查，但需在连、排长面前拆开。——说是因为……大概是因为宪法也有新发展吧！但没见上报纸。

6、让你们来这里，是为了让你们出去。我们的目标一致。——妙哉佳句！

7、让你们到这里来，是保护你们！——多谢阁下，这厢有礼了！

8、半天劳动，半天学习。——学习，学习，还不是《南京政府向何处去》、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！

.....

豆芽让陆洁挑大粪淋菜。说是，以后连里的女厕所由她两人包下来，每人轮流一周。那么迫不及待。有何惧哉？陆洁当逍遥派那年月，从不会挑担子，锻炼到能挑一百二十斤。

到磷肥厂拉下脚料。来回三十里，八百多斤重的木车，陆洁累死也要一口气拉到家，中途不换人，两个人推。豆芽只能推车。非干给他们看看不可！陆洁绝非软弱的女流之辈！

去华侨农场割草，选强劳力，只有陆洁一个女人被“选”上。决不当怕死的小女子！

给蔬菜打虫喷农药，几十斤重的药水背在背上，扑扑扑，药水喷完，陆洁中毒倒下，呕吐不止，赶快送医务室。

抗旱戽水，本是男劳力干的活，陆洁不甘示弱，两人一组，带上午餐，从早上天未明，干到晚上天黑。

抗旱挑水，八、九十斤重的水桶，从早挑到晚，令男人瞠目结舌。